

永寧州志
學校補

永寧州志

學校補

永宁州志学校补复制说明

「永宁州志学校补」，永宁州举人修武謨輯，以补道光十六年「永宁州志」之「所未备者」，与「永宁州志补遗」同于清咸丰四年刊行，原書版框高十九·五公分，寬十三公分。

原書虽係刻本，但錯字較多，复制时已据民國二十三年开明書店出版之「廿五史」作了校正，为了保持原書面貌，举凡校正之字，均在附录「校字表」中註明，并与原字对照，以供参考。

承四州省圖書館借給藏本，據以复制，特此
致謝。

貴州省圖書館

一九六四年九月

學校補二篇

府志原序

謹按安郡學校自營建以來一切皆遵典制其
先賢先儒牌位俱照例書列惟是名諱里居及入
祀本末士林無從考證遂至景仰莫由茲據
聖域述聞所載先儒事蹟摘其大要自
朱子始錄於學校篇中亦以補典籍之所未備
者云

咸豐四年

修武謨敬刊

朱子名熹

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幼穎悟甫

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漳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真言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聖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以和願斷以義理之公開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勵風俗

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繫之淺深
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
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
本也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
元年復召入對時湯思退方倡和議除武學博士待
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適為相復主和論不
合歸陳俊卿劉珙胡銓梁克家龔茂良先後薦力辭
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
許至郡興利除害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
格推賞納粟人間諸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
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
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
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開塞邪私之

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
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
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
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謨言而安於
私智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
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真清顯所
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
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
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
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
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
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
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
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
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
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

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
過闕入見薦其力宰相趙鼎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陞
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
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
然乃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其救荒之勞
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
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
就道入對所奏凡七事上為動客其一二事手書以
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
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
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推酤之政有不便於民
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
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
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
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令之計獨有

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右君臣相誠痛自
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
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
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
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
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
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
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
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
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益上章論前
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
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
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
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
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
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
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
路者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
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
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以清
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觀已死王林亦逐獨內
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
有才耳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
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
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
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
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
謂其言無一實者胡晉臣除侍御史論林栗執拗不
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
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逾月
再詔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介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林之徒勢燭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

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
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
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
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
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
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
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悟反寵昵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
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
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
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閑
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
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
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
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而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

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表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徵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密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自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

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

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
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
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
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
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
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
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
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
力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撻剋士卒以殖
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
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
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
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
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
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
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

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
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
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
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
間則雖欲疲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
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
上已就寢亟起東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
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
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
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
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
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世俗崇
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
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正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
漳三州經界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
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臬